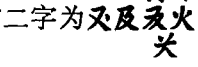
契丹姓氏耶律音义新探

高路加

1．问题的提出

契丹小字《辽道宗皇帝哀册》、《辽宣懿皇后哀册》和《故耶律氏铭石》的撰者都是；《故耶律氏铭石》的首行首二字为。据罗福成，王静如先生研究，为大之意①。从这些来看，很可能是姓氏。王静如先生及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同志认为就是“耶律”②。这很有道理。因为辽代契丹人不问是何部族出身，一律分属耶律、肖两姓，前述铭石的汉文志盖上书“故耶律氏铭石”八字，显见志文起首的姓氏应为耶律，是无庸置疑的。

耶律本为契丹语的译音。早在唐代，耶律阿保机就已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由于契丹语和汉语的语音系统差异很大，汉字未必能够准确表达原来的语音。而且汉字读音从古至今变化甚巨，所以耶律二字的今音〔iɛly〕不一定和的读音完全相符。

按照清、刘等同志的拟音，“”为〔i〕、“”〔li〕、“”为〔u〕③。“”、“”的拟音经检验已证明是正确的。“”拟为〔li〕，虽需进一步推敲（详后），问题还不算太大。但是，第四个原字“”，清、刘等同志认为可能和“”〔uŋ〕的音值相同④，这却还是一个疑问。因为，一般来说，古人音译其他民族的族名人名时，用字是很慎重的。虽然不能绝对地说译名用字能精确反映原来的发音，但总不至于悬隔太远。而“”若拟为〔uŋ〕，则的读音就成了〔i－li－u－uŋ〕，尾音和〔iɛly〕相差太大，这种情况很难令人理解。日本学者爱宕松男认为“”的音值是〔l〕，这也难以相合。所以，我觉得“”的音值究竟如何，以至的读音、意义、来源到底怎样？都还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

① 见金毓黻编：《辽陵石刻集录》卷四，罗福成考释文章；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1933年。

② 见王静如：前引文；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第64－65页。

③ 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前引书，第32、35、36页。

④ 同上，第65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契丹姓氏耶律的异译以及耶律一名的来源

为了考订乃本及火的准确读音，有必要首先对它在汉文中的各种译法进行研究。

陈述先生曾列举过耶律在《金史》等史籍中的各种不同译法，如：移剌（卷一三五《金国语解》）、曳剌（卷一一四《白华传》）、《斜卯爱实传》）、押剌（卷七三《宋能传》）亦剌（元黄缙《金华文集》卷二九《宛平王氏先茔碑》）、邪律（《资治通鉴考异》）、移剌答（《百官志》）、《高丽史》卷二一）、耶罗多（《金史》、《高丽史》）①、此外，《辽史》中还有官名、山名拽剌，《旧五代史》中官名作伊喇，可能都和移剌、曳剌具有共同的语源。

按北方各游牧民族的通例，姓氏常常是来源于氏族、部落的名称。因此，陈述先生认为契丹姓氏耶律（移剌）就是"以部为氏"②，很有道理。《辽史·国语解》中说：《本纪》首书太祖姓耶律氏，继书皇子肖氏，则有国之初，已分二姓矣。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故国族皆以耶律为姓。……又有言以汉字书者曰耶律、肖，以契丹字书者曰移剌、石抹，则亦无可考矣③。《辽史》中还记载着："制大字时，尝以各部乡里之名续作篇"为姓氏④。虽未普遍实行，但可以猜想，流传开来的耶律这一姓氏正是这样产生的。

《辽史》中记载道：

"太祖……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瀚益石烈乡耶律一弥里人。"⑤

"太祖以迭剌部受禅"⑥。

"太祖以迭剌部之众代遥辇氏，起临潢，建皇都"。⑦

由此可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系出自迭剌部。

在《辽史》中，迭剌部有时又作迭烈部，例如：

"八年春正月甲辰，以曷鲁为迭剌部夷离堇"⑧。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准"⑨。

---

① 见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66、70、153页；同氏：《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卷第四分，1936年。

② 同上。

③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中华书局版第1534页。

④ 《辽史》卷八九《耶律庶箴传》，第1350页。

⑤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1页。

⑥ 《辽史》卷三五《兵卫志》中，第402页。

⑦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第437页。

⑧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9页。

⑨ 同上，第10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神册元年）三月丙辰，以迭烈部夷离堇曷鲁为阿庐朵里于越”①。

“（神册三年冬十二月）戊午，以于越曷鲁弟汙里轸为迭烈部夷离堇”②。

“（神册五年秋）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皇太子率迭剌部夷离堇汙里轸等略地云内、天德”③。

“（唐天复元年春）二月戊午，以从弟迭栗底为迭烈府夷离堇”④。

唐天复元年，岁辛酉，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专征讨。……冬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堇”⑤。

“唐天复二年，太祖为迭烈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山，建城居之”⑥。

《辽史》中还说：

“大迭烈府，即迭剌部之府也。初，阻午可汗与其弟撒里本领之，及太祖以部夷离堇即位，因强大难制，析为二院。烈、剌音相近”⑦。

“夷离堇，统军马大官。会同初，改为大王”⑧。

由上述各条引文可知，迭剌部又译作迭烈部。迭剌部内设立的军事指挥机构称迭烈府或大迭烈府。军事首长称夷离堇。迭剌部夷离堇也就是迭剌（烈）部之府——大迭烈府的夷离堇。阿保机就曾任迭剌（烈）部的夷离堇。

陈述先生曾根据《十韵汇编》认为迭音同逸、又同轶、又同佚。逸、轶、佚，《广韵》皆作jiět，《中原音韵》作Ⅰ。故陈先生提出移剌即迭剌，姓氏耶律就是来源于部名迭剌⑨。可作为参考的是，“昳”在今广州话里仍有〔jɐt〕、〔tit〕两种读音。

通常，迭字的读音〔tiɛ〕，《广韵》作d'iet。广州音为〔tit〕。在这里如果也是这样读，那么，迭剌、迭烈的读音就是和敌剌、敌烈难以区分了。敌烈部在《辽史·营卫志》里列在国外十部之内⑩，在《兵卫志》里则归入属国军中，和显然不同于契丹族的吐谷浑、突厥、党项、回鹘、高丽等并列⑪。《营卫志》中说，包括敌烈在内的国外十部“不能成国，附庸于辽，时叛时服，各有职贡，犹唐人之有羁縻也”⑫，显然不是契丹本支。终辽一代，敌烈部始终是重要边患，《辽史》中“敌烈八部叛”、“讨敌烈得部”，“大破八部敌

---

①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第10页。
② 同上，第13页。
③ 同上，第16页。
④ 同上，第3页。
⑤ 同上，第2页。
⑥ 《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47页。
⑦ 《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第1534页。
⑧ 同上。
⑨ 见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63年第1版第199页；同氏：《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
⑩ 见《辽史》卷三三《营卫志》下，第392页。
⑪ 见《辽史》卷三六《兵卫志》下，第432页。
⑫ 同⑩，第3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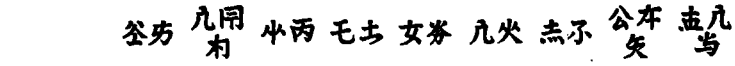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烈得”、“敌烈等部来侵”一类记载层出不穷①。所以，敌烈部和辽皇室所自出的迭剌部显然是不相同的两族，名号自然不会混同。这似乎也说明迭剌、迭烈的“迭”以读如“佚”较为适宜。

从另一方面来说，箭内亘曾证明《辽史·天祚纪》之纥而毕即《圣宗纪》之迪离毕。王国维认为亦即《营卫志》之突吕不，并因而认为纥字又有敌迪之音②。王国维又提到耶律氏始祖名为雅里。部名则为迭剌；遥辇氏始祖姓名为迪辇纥里；耶律仁先字纥邻，小字查剌；肖得里底字纥邻。王氏认为此诸名间似有一种关系。

雅里	耶律	迭剌
纥里	遥辇	迪辇
查剌	纥邻	
	纥邻	得里底

总之，词首音素〔j〕似与〔t〕有互转关系③。更巧的是，契丹小字中也有这种现象，《肖仲恭墓志》第一行有



□京之留守越国王之墓志

据《金史·肖仲恭传》说，肖仲恭曾于天德二年“封越国王，除燕京留守④，同年即死去。显然**𠑎劣 九闭**即燕京。**𠑎**的读音正是〔t〕，可见在契丹语中，词首的〔j〕与〔t〕确实具有某种联系。不管怎样，看来迭剌与移剌为同一词是可以相信的。

关于迭剌（移剌、曳剌、耶律）一词的来源，陈述先生曾主张曳剌（耶律）即曳落河之异译，并援引了王国维《古剧角色考》中的一段话：“又有表所扮之人之职业地位者，如曳剌。曳剌本契丹语，唐人谓之曳落河，《武林旧事》作‘爷老’。其所载官本杂剧，有《三爷老大明乐》、《病爷老剑器》二本，当即辽之曳剌也。元马致远《荐福碑杂剧》中，尚有曳剌为胥吏之名，此即《辽志》‘走卒谓之曳剌’之征”。

陈先生还认为，契丹迭剌部本为八部之外，其来源可能与安禄山所凭藉的劲旅曳落河（《新唐书》）——拽落河（《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有关，系由军而部。并根据《新唐书》、《文献通考》、《安禄山事迹》、《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曳落河意为健儿、壮士；又认为回鹘族的部名及可汗名药罗葛（《旧唐书》）、夜落纥（《宋史》）、夜落隔（《宋史》）与《辽史》中国外十部之一迭剌葛部的名称均为曳落河的同名异译，葛、纥、隔、河均为词尾的对音⑤。

从语音学的角度来看：

---

① 参见《辽史》卷六九《部族表》。

② 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六，中华书局影印本第792页。

③ 同上，第792—793页。

④ 见《金史》卷八二《肖仲恭传》，中华书局版第1850页。

⑤ 见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一]

	《广 韵》	《中原音韵》
糜罗葛	ɟaklâkât	io luo ko
夜落纥	ɟalwâkɣiet	iɛ lo
夜落隔	ɟalwâkkɛk	iɛ lo
曳落河	ɟäilwâkɣâ	ɪ lo χo
迭剌葛	ɟetlâtkâ	ɪ la ko

这些名称很可能都是同源的。糜罗葛、夜落纥、曳落河应是回鹘（突厥）语词。在古代回鹘语中，名词（或动词）可加上-gak〔-gək〕、-kək〔-k'ək'〕等附加成分构成名词。现代突厥语族语言之一图瓦语中具有〔-kfr〕、〔-gfr〕（表示事物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性质、品质等），〔-kf〕、〔-gf〕（表示事物在时间上的特征）、〔-kak〕、〔-kek〕、〔-gak〕、〔-gek〕（表示事物在位置上的特征）等形容词附加成分①。葛、纥、隔、河或许就同这一类词尾有关。至于拽剌、迭剌、移剌、耶律，即使果真和曳落河等具有同一语源，但已是作为蒙古语族名词出现了，这就需要服从蒙古语的词尾变化规律。因此，也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凡与耶律直接有关的各种译法都无葛、纥、隔、河一类以〔k〕发声的结尾字，而是多带有以〔t〕发声的结尾字，如多、答、都等（详见下文）。至于迭剌葛部，《辽史》中列为国外十部之中，正如陈述先生所指出的，应是和回鹘有关的部落，自然例外。

既然迭剌葛可能实际上就是回鹘夜落纥部或其分支，那么与之相反，作为契丹族核心的迭剌部就应属另一族系，族名亦当另有来源，但并不排除两名称的词根语源相同的可能性。因为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之间有许多同源词和互借词。北方民族的氏族、部落名称常常是来源于所在地区的地名或山、水名。《辽史》中记载有山名拽剌，例如：

“神册五年五月，射龙于拽剌山阳水上”②。

“应历七年十二月，猎于赤山、猎于拽剌山”③。

“重熙十二年八月，幸庆州诸寺焚香。猎于拽剌山。”④

拽剌应与曳剌为同音异译，正如曳落河又译拽落河。拽剌山住于庆州一带，庆州故址即今西拉木伦河北岸的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西拉木伦河即辽代的潢水，系契丹族的老根据地。“拽剌山阳水”应即潢水或其支流。我认为迭剌部可能就是因发祥地有拽剌山而得名。耶律（曳剌、移剌）这一姓氏又是来自部名迭剌（拽剌）。

诚然，《辽史·国语解》中说“拽剌，官名”。而且古籍中有不少关于拽剌为禁卫、胥吏、探马、步卒等的记载④。但并不因此就否定“拽剌”一词也可作为部落名和姓氏。《国

① 见（ат.Щ.Ч，ТуВИНСКИЙ Язык（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第652、654、655页。

② 《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038页。

③ 同上，第1043页。

④ 同上，第1067页。

⑤ 详见陈述：《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语解》里同样有“敌烈麻都，掌礼官”的说法，这是同一词既用来作部名，又用来作官名的又一例。钱大昕曾写道：“陈旅《述律复旧式序》称金人改耶律为曳剌、述律为石抹。曳剌谓前马之卒也。石抹谓臧获也。《经世大典序录》云，守猞犴防囚徒者曰禁子，追呼保任逮捕者曰曳剌。则曳剌非美名矣。《食货志·岁赐篇》有曳剌中书兀图撒罕里，谓楚材也。盖元初尤沿金人之旧称，后来皆易耶律字矣”①。可见耶律的异译曳剌和述律两词在金代皆曾用作下级吏卒名称。因此，我认为拽剌的确就是曳剌，耶律的同音异译，而且也同敌烈一样，同时又是部落名称，即迭剌。在同一部《辽史》中，拽剌、迭剌、耶律虽然同一语源，用法却从不混淆，其原因可能正如陈先生所说“或译者特意用词不同”，以便鲜明地区分开官名、部名和姓氏。

鲜质可汗时，阿保机之父撒剌的所俘获的原奚王族部曲迭达部，被冠以宗主部落迭剌部的名号，而称作迭剌迭达部，并因此而以耶律为姓②。这个例子也可证明姓氏耶律确是来源于部落名称。

综上所述，可知正如《辽史》所说，姓氏耶律和其他未流传开的姓氏一样，本是来源于“各部乡里之名”，得名于“始兴之地”。具体地说，就是姓氏耶律来源于部名迭剌，而部名迭剌则是来源于山名拽剌。

3、契丹语耶律第一音节的发音

契丹小字应该是比较准确地记录着契丹语耶律的发音。要想求得的读音，可以先设法探明耶律在契丹语中的实际发音。可是这个姓氏只有在汉文文献中得到了保存，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来研究一下耶律及其各种不同汉译的读音。

由于契丹耶律氏的出现可追溯到唐代，所以可以推测这个姓氏较早的汉字译名耶律（《通鉴考异》引《唐余录》等）、耶律（《新唐

［表 二］

	广 韵	朝鲜音*	中原音韵	广 州 音
耶 律	ja ljuĕt	야률ialiul	iɛ ly	iɛ loet
邪 律	ja-又zia-	야 ia-	siɛ-	iɛ 又ts'ɛ-
曳 剌	jäilât	-랄-lal	I la I lɑ	iaelat
拽 剌			Iɛ-	iae-
押 剌	ap-		ia-	-ap-又at-
移 剌	je-	ol-i-	I-	i-
伊 喇	i-	ol-i-		i-
亦 剌	jäk-			ik-
迭 剌	d'iet-		tiɛ-	tit-
迭 烈	-ljät	렬-liəl	-liɛ	-lit
佚	jĕt			it^{e}-
逸	jĕt		I	it^{e}-
爷 老	jalâu	야로ialo	iɛ lau	iɛ lou
移剌答	-tap	답-tap	-ta	-tap
移剌都	-tuo	-다-ta	-tu	-tou
移剌覩	-tuo		-tu	-tou
耶罗多	-lâtâ	-라다-lata	-luo to	-loto

*朝鲜语中汉字凡韵尾作己［-l］的，都是由［-t］转变而来，所以，律률［liul］＜［liut］，剌랄［lal］＜［lat］，烈렬［liəl］＜［liət］。

①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下，卷九七；《元史》卷一二《耶律楚材传》，商务印书馆，第1559页。

② 参见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85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书·北狄传》）在唐代就已产生了。后来，在金元时期，又产生了一系列异译。在汉语语音史上，唐宋时期属“中古音时期”，而金元时期则是处于向“近古音时期”过渡的阶段。这样，就有必要查明这个姓氏的各种译名用字的中古、近古读音究竟如何。请看［表二］。

由［表二］可以看出，耶律这一姓氏的契丹语发音第一音节可能是yi、ye、ya等 金代地名耶懒路又作移懒、押懒①，第一音节也有多种可能：yi、ye、ya。在现代达斡尔语中，第一音节的元音也有时可在e、ɛ、a范围内变换，意义不变，例如：契丹语的种田提 烈t'ire，达斡尔语田地作t'ere，又可作t 'ɛre，t'are②。陈述先生曾论证过达斡尔族系契丹人遗裔③；日本语言学家长田夏树则认为契丹语应属蒙古语族，尤其近似达斡尔语和土族语④。看来，契丹语耶律的第一音节也有可能是在yi、ye、ya范围内自由变换。但用表音文字来书写，一个形状一般来说只能代表其中一种音，在契丹小字中，就是中的第一个原字“”。该原字清、刘等同志的拟音是［i］。这和上面的这段论述是吻合的。因此，契丹语耶律的第一音节的发音可定为yi。

4、契丹语“耶律”以辅音－t收尾

从［表二］可看到，律、剌、烈的中古音分别是ljuet、lât、ljät。这说明契丹耶律的第二音节中元音可能是类似于a、ia、ie。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字恰好均为韵尾是［－t］的入声字。而正如冯承钧先生所说：“古人的译法很谨严，不似今人随便以本乡方言译写外国语的声韵。”⑤韩儒林先生也曾指出：“各个时代的汉文史籍中，用什么字译写什么民族名称的什么音，都有一定的规律，这是和当时汉字的读音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相适应的。”⑥其他民族语言词语若是以辅音－p、－t、－k或－b、－d、－g收尾，古人音译时一般是根据韵书选用具有相应韵尾［－p］、［－t］、［－k］的入声字。因此，我猜想这个契丹姓氏的末尾一定是以［－t］类辅音收尾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再举出一系列证据。

前面曾提到，移剌氏还曾写成移剌答氏。移剌答，《中原音韵》作llata。可能是由于金元时期北方方言的语音已和《广韵》一类韵书所代表的中古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入声字的韵尾［－p］、［－t］、－k］已趋消失⑦，当时的一些人士感到汉字移剌的读音lla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契丹语的本来面貌，故在后面又加上答ta字，用以和收尾辅音－t相对。

此外，《金史》、《高丽史》中还有耶罗多氏。耶罗多三字《广韵》作jalâtâ，朝鲜文

---

① 参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下，卷八四，《金史》《太宗纪》，商务印书馆，第1369—1370页。

② 此条系学友王鹏林（达斡尔族）提供。

③ 见陈述：《关于达呼尔族的来源》，载《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一辑，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同氏：《试论达呼尔族的族源问题》，载《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

④ 见长田夏樹：《契丹文字解读の可能性》，《神户外大论丛》第二卷第四号，1951年。

⑤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2版第333页。

⑥ 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载《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8月第3期。

⑦ 参见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56年重印第1版第8—13页；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86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作아라다，音［ialata］，和金元时期的移剌答读音llata很近似，当为同音异译。

《金史·百官志》中列举的西北西南二路纠军有八支，其一为移剌纠。而在《地理志》和《兵志》中均作耶剌都纠。耶剌都，《广韵》作jiɑlâtuo，朝鲜文作아랄다［ialalta］＜［iɑlatta］，《中原音韵》作lɛlatu。

北方游牧民族不仅姓氏一般是源于氏族、部落名称，而且也常常以氏族、部落名称（不限于本氏族、部落）作为名字。移剌的异译移剌答及其变体就常作为人名出现于《金史》之中。现试举数例：

术虎氏　移剌答　（卷一六）
蒲察氏　移剌都　（卷一〇四）
大盐泺群牧使移剌靓　（卷一〇）

靓音与都同。

不仅移剌、迭烈、耶律，史书中凡以剌、烈、律作译音用字，特别是在词末位置上时，原语大抵都是有收尾的辅音［－t］。音译成汉字，金、元以后又常常在后面再加上个答、都、德、得、特、惕等以［t］发声的字。例如《金史》等史籍中的：

温敦氏　蒲剌　（卷六七《乌春传》附传）
蒲察氏　蒲剌　（卷一〇四）
裴满氏　蒲剌都　（卷一〇七《高汝砺传》）
纥石烈氏　蒲剌都　（卷一〇二《什散安贞传》）
完颜氏　蒲剌睹　（卷七，大定十七年）
裴满氏　蒲剌笃　（卷一二四《乌古列·仲端传》）

睹，音与靓同。笃，《广韵》作tuok，今音［tu］。

又如：《辽史》族有王纪剌部，《金史》有广吉剌部，《元史》有弘剌部、晃吉剌、雍吉剌氏，又有瓮吉剌带丑汉，《元朝秘史》卷七有翁吉剌惕，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有翁吉剌特。在冯承钧的《辽金北边部族考》中，弘吉剌作Qongirat、Ongirat。

辽代北边部族之一敌烈部，《辽史》作敌烈，又作敌烈得、敌烈德。《金史》作迪烈土部。拉施特哀丁《史集》载有塔塔儿六部，其中有一部为Tereit，敌烈、敌烈得、迪烈土正是其对音。

《元史》中的克烈部，《元朝秘史》卷八作客列亦惕，《史集》作kerait。

岑仲勉先生写道："不剌初见《西游录》，《西使记》作孛罗，《经世大典图》作普剌，海屯作Phulad，路卜洛克作Bolat，拉施特作Pulad。"①

蒙古卫拉特部在《元史》中作斡亦剌、猥剌、外剌、外剌台，《元朝秘史》作斡亦剌惕，《明史》作瓦剌，《清史稿》作厄鲁特、额鲁特，《史集》作Uirat，欧洲文字作Oirat。岑仲勉先生更是认为部名卫拉特就是来源于汉朝投降匈奴的将军卫律的名字。②

以上这许多例字说明古人凡以律、剌、烈等收［－t］的入声字对译其他民族语言词语的末音节时，说音节往往都是以辅音－t或－d收尾。巴克（E. H. Parker）在《鞑靼千年

①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第562页。
② 见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版第64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史》中把耶律译作Yerut，把述律译作Djurrut，把辽西北部族之一茶赤剌译作Djadjerat，显然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金元时期，虽然一方面许多文人仍沿用唐人古译或按唐代惯例根据《切韵》、《广韵》一类代表中古音的韵书来选择译音用字，但另一方面，人民中间也有一些人逐渐转变为按照自己的口语语音来采用译音用字，所以金元以后的著作中，反映出人们选择译音用字一般不考虑入声字与非入声字的差别。如《元朝秘史》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于是，就出现了耶律、移剌、迭剌、迭烈～移剌答、移剌都、耶罗多，蒲剌～蒲剌都、蒲剌睹、蒲剌笃，敌烈～敌烈得、迪烈土、克烈～客列亦惕，广吉剌、弘吉剌～兖吉剌带、兖吉剌惕、翁吉剌特，斡亦剌、猥剌、外剌、瓦剌～斡亦剌惕、外族台、外剌歹、厄鲁特、卫拉特这各组译名先后出现甚至在一个阶段内并存的现象。越是到近代，越是接近口语的作品，和上列各组右侧译名相类的译法就越多。这种译法歧异的现象，正是金元时期汉语语音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历史状况的反映。以上这些，说明契丹语耶律的收尾音应该是－t。

5、契丹语耶律的发音和意义

上文提到的翁吉剌Ongirat、敌烈Tereit、克烈Kerait、斡亦剌Oirat等都是部族名称，又都以－t收尾。这是蒙古系部落中常见的现象。因为蒙古语部落名称常采取复数的形式，－t就是蒙古语的一种复数词尾。这类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如：

《元史》的兀儿速Urs，《元朝秘史》作兀儿速惕，即复数形式。《史集》作Urasut。

《元朝秘史》的巴儿浑Barqun，《史集》作Barqut，也是复数形式。

《元朝秘史》的巴亦惕Bayit，《元史》作伯牙兀带，即Baya' ut，都是复数形式。

《元史》的吉利吉斯，《元朝秘史》作乞儿吉速惕Kirgisut，也是复数形式。①

这些例子中的－ut，也是蒙古语的一种复数词尾。

这些事实使我联想到，耶律（移剌）一词的原形是否也是复数形式呢？

根据第三节的［表二］和前面的分析，耶律（移剌）一词的原来读音可能是类似于下面这样：

yilat、yiliat、yiliet或yelat、yeliat、yeliet或yalat、yaliat、yaliet。

前面说过中的"万"音为［i］、"及"音为［u］。可参考这些把上述各式修订成yila'ut、yilia'ut、yilie'ut。考虑到lia'u、lie'u不符合原蒙古语的语音特点；而且较后的音译移剌应该是更为接近原来的读音，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测yila'ut这种形式可能比较符合原貌。

还有个问题要说明一下，现代蒙古语、达斡尔语在词的第二音节以下只有长元音而没有复元音。但是在古蒙古语中，ahu～au、ehu～eu这种形式本来在第二音节以下还是存在的，例如：现代蒙古语的iluu，达斡尔语的huluu，古蒙古语的hülèhu～hülèu（多余）②波佩

① 此四例详见周清澍：《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一文的注释。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② 见亦邻真：《畏吾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语语音》（续二），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Н. Н. Поллe）在分析《穆哈蒂玛特·阿勒—阿塔布蒙古语词典》的语音特点时也曾列举了许多这样的例词，如：orta' ūt<* ortaʏut（商人），širū<šira' ū（土地），ǰalū～ǰala' ū（年轻的）等等①。所以在契丹语中存在yila' ut这种形式是合理的。

yila' ut在唐、宋、金、元之间被音译成耶律、迭烈、移剌、移剌答、移剌都、耶罗多都是很自然的。而且部落名称以复数词尾－t、－ut收尾，正符合蒙古语族部落的惯例。

关于耶律、移剌（yila' ut）一词的意义，前面说过，蒙古语族词语移剌有可能和突厥语族的曳落河同语源，曳落河意为壮士、健儿。古典蒙古语的动词ilahu在现代口语中为yalaltax，意为战胜；名词ilalta在现代口语中为yalalt，意为胜利。契丹语移剌（yila'ut）可能和这个ilahu、ilalta有关，意义就是胜利，或"常胜"。

6、契丹原字"𘥈"、"𘤟"的音值

如果以上论断不误，那么，的读音就应该是yila' ut。既然""音［i］，""音［u］，"𘥈"就应和la相对应，音为［la］。清、刘等同志曾把"𘥈"的音值拟为［li］，我认为应加以修正。还有一个理由：蒙古语族语言均具有元音和谐现象，据清、刘等同志研究，契丹小字中确实反映出了这种现象②。而原字"𘥈"经常和［a］类元音共同组合成字，例如：［？－1－ʏa］（仲13、38），［b－？－a－an］（仲19、19），［im－？－ʏa－？］（令10），［？－？－ɣa－a－？］（兴8）等等，我认为这也表明"𘥈"应含有后元音。故拟为［la］是合适的。

最后，"𘤟"处于中的末尾，正和yila' ut的－t相对，故其音值显然是非［t］莫属。""𘤟"或""可能就是蒙古语族复数词尾－t、－ut在契丹小字中的一种写法。

契丹人为什么用"𘤟"字来记［t］音呢？我认为可能是和汉字"大"有关。大，《广韵》作d'âi，朝鲜文作대，音［tæ］，《中原音韵》作ta。因为"𘤟"—"太"、"𘦳"、—"𘦳"、"𘦳"—"𘦳"均两两相同③，故而可以猜想"𘤟"也可作"大"。仲34行确有。还有，从汉文古籍来看，蒙古系部落名称常以歹、台、带、觧接尾，例如：《元史》中斡亦剌、外剌又作外剌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有外剌歹、八鲁忽歹（即Balqut）；《元史》中的伯牙兀带在《辍耕录》中作伯要歹。《金史·纥石烈牙吾塔传》说"'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带'"④。《金史》、《高丽史》中的移剌答《耶罗多应也属同一性质。可能是由于"大"和音译作台、歹、带、太、塔、答、多等的这种词尾音相类，字形都最简单，故契丹人

① 见Поллe. Н.Н, МОнголскийславарь Мукаддиматал-ада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38年, Ⅰ—Ⅱ26页。25。

② 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前引书，第77、82、83页。

③ 参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前引书，第48、50、59、63页。

④ 《金史》卷一一一《纥石烈牙吾塔传》，中华书局版第2460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选择了“大”—“火”来作小字中表部落名称词尾-t的符号。

有趣的是，冯承钧先生曾猜测说：“（《金史》）《宗浩传》之婆速火部，疑是《元朝秘史》之别速惕（Bäsut），可是不能必其是也”①。《辍耕录》中也有“别速歹”这一名称②。以汉字火作译音用字，尤其是在词末，是罕见的，而以-t收尾，则几乎是蒙古语部落名称的通例。婆，《广韵》作buâ，朝鲜文作봐，音[pa]。婆速和别速发音相近。所以冯先生的这一猜想是不无道理的。只是-t怎么能误译写作“火”呢？也许译者是一位契丹族或女真族人士，译成汉字时误用了契丹小字“火”[t]？

7、关于“火”、“太”差别的进一步探讨

我曾对原字“火”的出现次数进行过一番统计分析。涉及到的有九种契丹小字铭文资料③。由于拓片或抄本有模糊不清和残缺不全之处，所以只能大略统计一下。据我统计，“火”共出现了71次。另外，与“火”字形相近的“太”与“太”共出现了80次。“太”、“太”一起统计，是因这二者显然是同音异体字，音值皆为[uŋ]。

在“太”出现的80次中，有一例是令11行的。由于这种形状仅出现这一次，而在宣22行，仲36行都有，道17行有，宣23行有，显然令11行的中之“太”系“火”之误。

在“太”出现的71次中，有4次是出现在这种组合之中，但这4次全部是出现在仁懿哀册之中（仁3、17、20、27）。而仁懿哀册和兴宗哀册原石均已不知下落，人们所能见到的仅有比利时传教士克尔文（L. Kervyn）1922年抄本的影印件。讹误是难免的。在其他八种资料中都不见，而（官）则几乎在其他所有资料中都存在。所以，有理由怀疑仁懿哀册抄本中的一律系之误。

“火”还有一次出现在这种组合中：兴23行。仁5行还有这种形状。而在道2_7行，宣16、27行，兴25行和仲25行中各有出现一次。道、宣二哀册均很清晰，且系帝后哀册，刻写必皆精细用心，一般来说，出现歧误时应以此二石为准。特别是仅在兴宗哀册抄本中出现一次，则是出现在仁懿哀册抄本中，均不可靠，且“六”在其他场合从未

①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2版第197页。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氏族》，浙湖许恒远堂藏版，第15页下。

③ 即《辽兴宗皇帝哀册》、《辽仁懿皇后哀册》、《辽道宗皇帝哀册》、《辽宣懿皇后哀册》、《肖令公墓志》残石、《肖仲恭墓志》、《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铭石。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发现过。所以，我认为、均为之误。

还有，兴33行有、，而其他场合均不见，我认为亦分别为、之误

最后，仁3行有，兴35行、宣29行、仲44行则均有，仁3行的当为之误，故应排除。

综合以上五段所述，应把“”的实际出现次数修改为80－1＋4＋2＋2＝87(次)，“”的出现次数则应改为71＋1－4－1－1＝66（次）。

我在统计过程中发现，“”虽与“”形状相近，但使用情况却有严格的差别，并不互相混同。“”出现的87次中有78次可以明显地看出是用来音译汉字词语①，即：官（兴3，道5，宣15，郎2，仲8、33，许11、49，仁3、17、20、27，兴33），通（道2、宣2），公、功（令5、6、8、8、9、9、12、12、15，仲5、5、6、11、12、16、17、21、31，许1、2、7、7、8、16、23、29、34、35、36、37、52，故17），同（令6、16，仲11、21、21、23，许1、2、4、13、18、24、27、36，故18），中（令11，仲22、33、、46、47，许1、3、6、7、7、7、13、16、23），  □国（仲6、6）。此外，还有（许57），似乎是汉字的译音（“”似为附加成分），暂不能确定。

“”出现的87次中，只有剩下的8次显然不是用来音译汉字。而这8次都是同一种形状（仁5、兴23、25、33，道27，宣16、27，仲25）。可见原字“”[uŋ]基本上只用来音译汉字。

而在“”出现的所有66次中，没有一次是用来音译汉字，全部是用来书写契丹语词（可参考文后所附[表三]）。这种鲜明的对比，不容置疑地说明了“”和“”是音值和用法完全不同的两个原字，决不可混淆。这也说明我在上文中提出“”的音值和“”不同，不是[uŋ]，而是[t]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可能成立的。

8、简短的结语

契丹小字就是辽朝皇族姓氏耶律，这已由其他研究者释出。耶律在汉文中的多种不同译法，学者们也早已指明。本文所做的新工作和得到的新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八项：

（1）就陈述先生提出的“姓氏耶律来源于部名迭剌”一说做了进一步论证；

（2）认为迭剌部是由于发祥地有拽剌山而得名；

（3）认为契丹语耶律（移剌、迭烈）以－t结尾，故金元时期人们根据当时的汉语口

① 这里主要是采用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详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第42—63页。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语语音又译做移剌答、移剌都、耶剌都、耶罗多；

（4）耶律（移剌）在契丹语中的发音为yila'ut，这也就是契丹小字  的读音，意义为“胜利”；

（5）“”是契丹小字的一种复数附加成分；

（6）“”的音值为［Ia］；

（7）“”——“”的音值为［t］，创制契丹小字时选用“”这种形状是参考了汉字大的读音；

（8）契丹原字“”、“”并非同音字，“”［uŋ］基本上只用来音译汉字，而“”则从不用来音译汉字。这说明原字加一点后读音和用法未必仍相同。

1983年3月

“”在几种铭文资料中的使用情况总表

［表三］

	兴3		郎4		宣23		
	兴23		仁6		许21		
	兴17，仁17		仲35		宣14		
	仲13		许39		兴7，仁4，故1		
	故18		道6		兴34		
	仲12		兴3		兴16		
	兴7		兴8		许55		
	兴30		仁8		仁8		
	仁5		兴3		兴22		
	仁11		仁24、29、31，仲40，道14，令22，许31		令11		为火之误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几火火	令15	尔存火	仁24			
令火毋	仁20	丙存火	道2，宣2，仲29，故2、3	屋刺火	仁3	火为火之误
火火中	道22，令13，仲42	令方火	仲42			
又火为	仲37	令金火	故23	几丙爬	仁3	
夫火月	仲46	火爻中几	许32	几丙火	仁17	
大中丙	仲34	刘火爻朴	仁25	几丙火	仁20、27	六为木之误
火爻丙	许37	乃火中爻	许56	火卡	兴23	
几火扎	兴9	令火中与	道21	六卡	仁5	六为木之误
几火穴	兴33	夷爻中几	宣22，仲36	几丙爬	兴33	
几火火	兴31	令只中几	道17	卷卡	兴33	卷为木之误

（上接第92页）

《试论八思巴字的冠h韵母》(1983)①和李新魁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②。此外台湾学者郑再发于1965年发表了《〈蒙古字韵〉跟八思巴字有关的韵书》③，1967年发表了《八思巴字标注汉语材料校勘记》④等论著。

从以上论著里可以看出，罗常培、蔡美彪、照那斯图和杨耐思四位学者，为收集、整理和校勘出版八思巴字汉语资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愧是我国八思巴字汉语研究的奠基者。

① 见《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第39—42页。

② 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15种，共4 +110页，+插图1 + 5，1965年。

③ 此书由中州书画社出版。书中部分章节利用或研究了《蒙古字韵》。

④ 载于《祝贺李济博士七十寿辰论集》，第二辑，页933—1003，另6个图版，1967年。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